



貓霧揀社番曲與巴布拉族

—淺井惠倫臺灣影像資料探討

論者：清水純(日本大學教授)

譯者：李文茹(淡江大學助理教授)

論文概要

日治時期研究臺灣原住民族語言的淺井惠倫留下了許多照片資料與田野筆記，當中包含與埔里平埔族語言相關的重要資料。本論文以淺井在埔里大肚城所發現拍攝到的《大肚水裡貓霧揀社番曲》手抄本為出發點，來探討番曲傳承者哪個民族？事實上，《貓霧揀社番曲》還存有其他手抄本，1952年宋文薰·劉枝萬曾針對其內容進行分析發表。因為日本時代的語言學者·文化人類學認為貓霧揀社是Babuza族的村落，所以長久以來番曲被認為所屬於Babuza族。但近年簡史朗重新探討番曲內容後指出，當中所使用的語言為Papura語，同時他也對大肚城民族分類方式提出質疑。本論文將站在簡史朗的觀點上，並以日本時代的戶籍資料與淺井田野筆記、土田滋所發現的《貓霧揀社五社番曲》手抄本等作為探討比較的題材，來從別的觀點重新探討當時在大肚城中的番曲傳承者為何人之後，再探討日本時代關於Babuza族、Papura族的民族語言分類的模糊觀點，如何導致今日錯誤的民族分類之過程。

關鍵字：Babuza族、Papura族、貓霧揀社番曲、大肚城

壹、序章

一、淺井惠倫的臺灣原住民資料

淺井惠倫是專門研究南島語系的語言學家。他在實際調查臺灣原住民各族的語言並進行分類之外，還留下許多關於原住民語言、文化的資料。昭和11年（1936年）在荷蘭藍登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後，淺井在日本統治下的臺灣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語言學教室擔任副教授、教授，直到日本戰敗為止，共計9年。而他在戰爭結束後的昭和22年（1947年）返回日本為止，一直任教於國立臺灣大學（改名後）。到臺北帝大任教之前，淺井早於1930年代開始調查各原住民族語言，並且也紀錄了殖民地統治最後15年間的各種語言的語彙與使用情況。

淺井採集了當時存在於臺灣原住民族間的所有語言資料，在此同時，因為愛好攝影，也留下許多珍貴的原住民照片、影帶、有聲資料等。戰後，這些資料雖被帶回日本，但淺井在世時並未進行分類、整理，所以近年來以語言學家土田滋為中心，這些資料在研究計畫案的執行之下，逐漸地被整理與分析。

1986年7月在日本文部省研究費補助金綜合研究（A）「環中國海、日本海各民族的聲音、影像資料的再生、解析」的研究計畫案執行之下，開始對淺井資料進行解析作業¹，而在2000年～2003年東京外國語大學亞非語言文化研究所（以下簡稱AA研）的計畫之中，是以淺井和小川尚義的田野筆記、影像、照片資料為主進行解析作業²，在AA研的研究計畫案中，將可以分辨的資料，附上簡單的說明文，而做成資料檔³。研究計畫案結束後，筆者持續對於照片資料和照片背景進行調查，到目前為止發表了高雄縣內的大滿族（四社熟番）、埔里盆地的原

1 本研究計畫成果報告書，被編輯到朝倉利光代表《環中國海、日本海各民族的聲音、影像資料的再生與解析》（1988）。

2 本研究成果報告書編輯為《小川尚義、淺井惠倫 臺灣資料研究》（2003、代表者：土田滋）。

3 淺井資料的數位資料庫，可以透過網路公開在東京外國語大學亞、非語言文化研究所。

住民，也就是「埔蕃」、「眉蕃」的調查資料⁴。

本論文將針對淺井照片資料中的埔里盆地平埔族各族資料進行考察。當下在已成為死語的臺灣原住民族語言當中，關於被統稱為平埔族的高度漢化平地原住民的調查資料，就連在淺井進行採集調查時，能採集也僅剩無幾。但即使如此，還是有些當時尚存在的資料，特別是當在埔里調查與平埔各族相關的語言資料、民族學資料時，已無法從現在的平埔各族子孫中得到部分，很多都要仰賴過去調查的資料。淺井在日本統治時期，對於所存不多的平埔族進行調查，也紀錄了語言和一些零散的民俗資料，因此他的調查紀錄在現代很值得去探討。淺井對於自己採集的資料或影像並未留下太多的論文與說明，所以如何去解析這些資料成了我們的研究課題。這些資料能增加平埔族歷史、文化的可見度，也能幫助我們理解當下的平埔族子孫。

本論文採用的照片是淺井在臺灣發現的文獻的複寫照片⁵。淺井逐頁拍攝用毛筆所寫的筆記內容，在合計15頁的淺井資料【OA048】⁶的照片中，各收錄筆記左右兩頁的單面照片。文書第一行用毛筆寫的《大肚水裡猫霧揀社番曲》是記載平埔族歌謠、歌詞的筆記。這是淺井在埔里盆地調查平埔族語言時，在被稱為大肚城的部落所發現的。本稿將整理至今為止從「番曲」週邊衍伸出來的討論要點，再將資料內容對照淺井的田野手記後進行檢討。最後也會談到當下平埔族的族群分類與民族自我認同的問題。

二、考察番曲稿本

(一) 淺井資料《大肚水裡猫霧揀社蕃曲》

根據『南方土俗』的記載，淺井惠倫在以下各地進行埔里平埔族調

4 清水，2004、2006、2007年。

5 淺井留下的攝影資料中有很多風景或人物的照片，淺井非常熱衷於拍攝文獻來保存記錄。在文書資料中很費心攝影的有16、17世紀左右的所謂的「基督教文獻」的〈Exercitia Spiritualia (pl.)〉馬尼拉本，在今次對戰時因遭空襲而喪失了底本，因此現在淺井的照片是世界中的唯一記錄（土田，1984年，pp.19-20）。

6 以下在本文中將AA研的淺井資料數位資料庫編號記為【OA…（ ）】。（ ）中標示同一數位資料庫的頁數。因書皮為（1）因此與實際筆記的頁數有所差異敬請注意。

查⁷。

1936年（昭和11年）

8月 烏牛欄、房里、双寮、林仔城、大肚城、枇杷城、水頭、白葉坑

1937年（昭和12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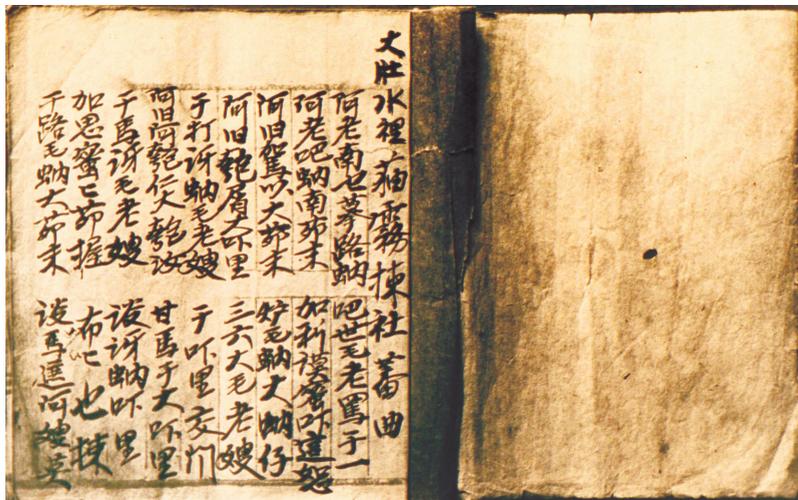
1月 埔里、大肚城

1938年（昭和13年）

1月 埔里、水社、日月潭、双寮、房里

2到3月 北投蕃語、埔里

查閱收藏在AA研的淺井筆記時可發現，造訪埔里盆地時，淺井至少在大肚城進行兩次調查。這時期淺井在埔里所拍攝的照片、影像和田野筆記全都被保存了下來，而資料主要是收藏在AA研，當中名為翻拍「大肚水裡貓霧揀社蕃曲」的照片也在當中。從被數位化的照片資料可看出，共28頁的冊子中，歌詞皆用漢字所記載。這是住在埔里盆地「大肚城」的平埔族，代代相傳的在祭祀時所唱的歌謠的歌詞集，用漢字閩南語讀音將南島語系的原住民語言紀錄下來。



寫真1 蕃曲稿本【OA048(3)】AA研所藏

7 淺井惠倫，1937年，pp.55 - 56、1938年，p.35。

關於大肚城的語言狀況，淺井在《南方土俗》的彙報中有份短篇報告：

- 一、在大肚城有數名傳承者，所以某種程度的語言學調查應該沒問題，但其他有能力的熟蕃語言傳承者早已過世，而先前好像也沒人調查，所以只能悲觀地滿足採集到的幾個單字。⁸
- 二、今年一月淺井副教授在埔里正式開始調查大肚城的貓霧揀語時，發現了有能力的傳承者—阿緞，我讓阿緞音譯與解讀同部落高阿月所收藏的貓霧揀蕃曲（稿本）。⁹
- 三、2月3號到3月6號在埔里調查北投蕃語和貓霧揀語，…貓霧揀語的唯一傳承者—阿緞，因感染TB（結核）命脈長短難預測，在他在世時，調查者竭盡所能地去收集語彙。¹⁰

但在大肚城拍攝的歌詞集的解析結果，最後並未被公開。調查淺井藏在AA研的田野筆記時，有出現「蕃曲」的項目。根據【OA005B（14）】記載，在昭和12年（1936）在大肚城進行調查時，曾嘗試進行翻譯。

「7 / I 大肚城，高阿月，transcribe該者的蕃曲稿本」

這裡指的稿本是照片資料中的《大肚水裡貓霧揀社蕃曲》的歌詞集吧。高阿月是大肚城的報導人之一。內容提到「1月7日，大肚城的高阿月所（持）有的蕃曲稿本由高阿月自身翻譯」，之後持續田野筆記【OA005B（14）】。

「9 / I」 阿月的稿本由阿端翻譯

漢字transcribe不正確，所以很難翻譯。」

筆者將這部分內容解釋為「高阿月的稿本由阿端來翻譯，但漢字標示不正確，所以很難翻譯（或者無法翻譯）。」

之後在淺井筆記中，就不再出現大肚城的蕃曲稿本了，雖然上面提到對於高阿月收藏的稿本進行音譯與解讀，即使如此，在那之後，淺井並未公開分析、考察的結果。而現有的淺井筆記資料中，也沒有發現類

8 淺井，1937年，p.55。

9 淺井，1937年，p.56。

10 淺井，1938年，p.35。

似『大肚水裡貓霧揀社蕃曲』的日文草稿。

（二）劉枝萬對《貓霧揀社蕃曲》的分析

繼淺井進行調查後的30年，劉枝萬在大肚城發現與淺井《大肚水裡貓霧揀社蕃曲》照片相同的手抄本，劉枝萬嘗試將稿本內容用中文來對譯，並於1952年與宋文薰連名發表論文¹¹。這時期的大肚城已不再舉行傳統祭典，也沒有唱祭典歌曲的機會，正是大肚城平埔族語使用者即將消失的時期，但劉還是從大肚城蕃曲歌謠傳承者那裡辛苦地聽取歌謠內容。當時傳承者自己也無法充分了解原語，所以對譯中有很多不明之處。即使如此，透過劉的調查，我們可以大約了解歌詞概要。在當下即使要做相同的嘗試也為時已晚，就辛苦地調查記錄即將消失的大肚城平埔族語言、歌詞的意思這點來看，劉的研究意義深遠。

劉所採集的稿本與淺井所拍攝的都是毒家的東西。但由於進行採訪時高阿月已過世，所以劉是從他兒子毒阿火那裡拿到不同的收藏稿本。這兩份稿本，讓我們可以比較對照淺井在數位資料庫中的稿本、影像，與宋、劉論文中附加的兩張照片之不同¹²。

劉收集的稿本在第一頁第二行的「貓霧揀社番曲」一詞，相當於標題¹³。標題開頭位置與淺井資料有些差異，但歌詞和淺井照片中的稿本一樣，全都使用漢字且內容也完全相同。兩版本的差異在於本文上方是否有密密麻麻的筆記。因此毒家傳承了兩本相同內容的稿本。

在大肚城採集的經過與背景，劉做了以下敘述：

本貓霧揀社番曲係筆者偕同陳金河君，於民國卅七年八月與九月，在南投縣埔里鎮大肚城，就該地住民毒氏家藏的手抄本《貓霧揀社番曲》，而依據毒氏的解釋所採蒐者。

解釋者毒氏（毒讀Tak）名阿火，土名Lat'pu（火的意思），

11 宋文薰·劉枝萬1952年〈貓霧揀社番曲〉、《文獻專刊》第三卷一號，pp.1 - 20

12 刊載宋、劉論文的刊號中並未刊載稿本的照片。根據劉枝萬所述，原本應該刊載在論文最後的番曲稿本照片，因在編輯過程中有所欠缺，所以照片的部份就刊載到下一期。從這張照片來看，書寫的型態與淺井攝影的資料有所差異。

13 劉用中文標示「番曲」，因此在這沿用。而「蕃」是日語的用法。

男，光緒十六年生，係純粹的貓霧揀族，為該城現存的唯一番曲傳承者。但他亦已經不能完全懂其族之固有語言，如就本番曲而言，他除能唱詠以外僅粗知其各聯大意，對其中含有的語彙的許多意義則不完全知悉，有時他對於相同的語句的解釋迥然不同，這表示着他的記憶的不確與曖昧。其父高阿月（贅婿已故）為屯番社什長，祖父毒英武（已故）曾任貓霧揀社番社長。毒氏家現藏有一土目印信，木製，長三·六公分，寬二·七公分，高二·五公分，刻有「貓霧揀社番社長兼管通事毒英武記」字樣。

毒家所藏「貓霧揀社番曲」手抄本，為橫十八公分，縱十六·四公分的臺灣舊式賬簿，用毛筆寫共十三張。歌謠的文字概為依據漢字的閩南語讀音與語音拼切貓霧揀語而記載者，漢字除了數個器物名，一貨幣名及下文所考證的一個地名外，均為借字，而不用其固有的意義，唯「水」字讀為lom（土語，水的意思），則是一種注重表意的特殊表音法。間或歌謠上面空欄附有漢文的簡單解釋。此抄本為前清光緒年間，該社通稱為「總理茂」的都國楨所手抄，據說他手抄同樣的本子在社內曾有三·四冊，現在除本抄本外都湮滅無存。都國楨長於漢文，擅歌曲，過去社眾都從他學習番曲，如解釋者之父高阿月也直接受他傳授該番曲，而解釋者又從其父學習之。¹⁴

劉解說的前提為，在大肚城發現的番曲是屬於貓霧揀族的。這是以移川、伊能的研究調查結果為根據。但同時劉也提到淺井惠倫的研究報告，並指出大肚城的貓霧揀語並非Favorang（語）的觀點。

居住在大肚城自稱「貓霧揀」的平埔族，俗稱「大肚番」，據移川子之藏教授的考證，該城的平埔族聚落，是南大肚、北大肚、中大肚三社，自臺中縣、大甲區、大肚鄉、大肚移來而形成。此外，該城平埔族中，尚有自臺中縣、大屯方面、犁頭店、大屯及大肚之貓霧揀社移來者。…（略）…就系統而說，該城平

14 宋·劉，1952年，p.1。

埔族屬猫霧揀 (Babusa) 語系，自稱Basagar。據《原語による臺灣高砂族傳說集》來看，所謂Babusa語者實原為Babuza，相當於荷蘭人的Favorang…。但，經淺井惠倫教授實地調查的結果，闡明「自稱Babuza的大肚城語言並不是Favorang語」¹⁵。

關於語言分類的最終判斷只能交給語言學者，若尚無清楚結論的話，我們只能同時記載文化人類學者的見解與語言學者的見解之相異點。

關於大肚城平埔族的番曲，在那之後再也沒有語言學者徹底地去嘗試解析，而很可惜的是，劉的番曲解釋出版後，關於此類語言學方面的研究也沒有進展。在這情況下，番曲屬於猫霧揀族的觀點，便成為定論。光就番曲題目中的社名「猫霧揀」來看，也會給人非常明確的印象認為，歌謠是屬於「猫霧揀族的東西」。但近年來，簡史朗對於番曲中的語言再度提出疑問，並進行探討。簡史朗認為大肚城的居民都是巴布拉族，而「猫霧揀社番曲」是巴步拉族祭祀祖先的歌謠。¹⁶接下來我將以日本時代為主，來整理研究者對於大肚城居民的相關語言、民族分類的見解後，再對照探討淺井筆記的分析結果。

三、巴布拉族與巴布薩族

(一) 語言、民族的分類與分佈

1、伊能與移川的種族分類

首先，讓我們來回溯整理大肚城平埔族的語言與種族分類。語言、民族分類開始於日治時期。較淺井研究更早的分類埔里平埔族的初期資料，有伊能嘉矩的『臺灣蕃政志』，將在埔里能見到的「熟蕃」依其原

15 宋·劉，1952年pp.1 - 2。

16 簡史朗，2005年a、b。

住地與「自稱人族語」做以下的分類。¹⁷

- (1) Poavosa (巴布薩族) ……………彰化方面
- (2) Arikun (阿立昆族) ……………南投方面
- (3) Vupuran (巴布拉族) ……………大肚溪北
- (4) Pазzehe (拍宰海族) ……………臺中方面
- (5) Taokas (道卡斯族) ……………新竹方面
- (6) Lloa (魯羅阿) ……………雲林方面

關於巴布拉族與巴布薩族這兩個族群的原鄉，伊能提到巴布拉族時舉出大肚溪北的水裡社（自稱社名Vudol）、大肚社（Haiyovan）、沙轆社（Soara）、牛罵社（Gumei）等地名。而關於巴布薩族，他提到彰化方面有東螺社（Taopari）、二林社（Maketun）、阿東社（As-sok）、眉裏社（Vairie）、馬芝遴社（Tariu）、掃揀社（Vavusa-ga）、半線社（Pansoa）等地名。但當中伊能並未提到貓霧揀社，所以無法得知他是如何定位貓霧揀社。但在明治42年的《東京人類學會雜誌》中曾提到：

所使用的語言接近於巴布拉語的平埔蕃族、巴布薩族的原居地，若以現在的鹿港方向為中心，分布在鹿港海岸到東方大肚溪北側的一部分。¹⁸

另一方面，移川透過分析遷移到埔里的平埔各族系的契約書〈承管埔地合同約字〉，提出「貓霧揀社也是從臺中州大屯郡、犁頭店、大屯以及大甲郡大肚等遷徙過來，現在（筆者注：埔里的）大肚城、水裡城、生番空等地。」¹⁹但移川這段敘述有令人不解之處。貓霧揀社與大

17 伊能將Vupuran分類成「現在有一半使用固有語」，而認為大肚社是屬於Vupuran，即使是孩童也能夠理解簡單的語言。而水裡社也屬於Vupuran，對於固有語言的理解度較大肚社的人少。另一方面，關於Poavosa，在二林、馬芝遴二社中對於語言有記憶的人較多，而在東螺社、阿東社、眉裏社這三社，對語言有記憶的比較少。在這裡出現的社名是平原地的原居地，將住在埔里的人以原住地做區分，並標示出已在埔里使用的原居地各社作為區分來標示語言使用狀況。

18 伊能嘉矩，1907年6月20日，p. 359。

19 移川子之藏，1931年b，p.38。

甲郡大肚應該屬於不同區域，但這段敘述似乎認為貓霧揀社的人也住在大甲郡大肚。這是以甚麼為根據呢？以下是移川如何說明解釋大肚城人的來歷：

南大肚、北大肚、中大肚的三社是從臺中州、大甲郡、大肚庄、大肚遷徙過來，形成現在的大肚城聚落。大肚城被竹子所包圍，附近有水裡城的聚落，他們彷彿與大肚城熟蕃相互邀約而來一樣，從臺中州大甲郡清水、沙轆方面一起來到這，且語言、風俗幾乎相同²⁰。

移川提到，埔里的部落系統類別可分為五類。其中兩類為巴布薩（貓霧揀²¹語系的Basagar）與伊能說的巴布薩族。

「（2）大肚城、水裡城、生番空的一部分屬於Babusa（貓霧揀）語系，稱自己的族群為Basagar（伊能氏所謂的巴布拉—Vupuran）」

（3）林子城、恒吉城、梅仔脚、舊東螺社、大武郡社、半線社、眉裏社、二林社、阿東社、馬芝邊社、大突社，以上是八個有關係的番社（伊能氏稱為巴布薩—Poavosa）」²²

就以上分類來看，遷徙前的社名當中並未看到貓霧揀社。但講Babusa（貓霧揀）語系的Basagar，被分類為伊能所謂的巴布拉—Vupuran，也就是大肚城、水裡城、生番空等，所以移川將自稱為‘Basagar’的人與伊能所謂的Poavosa視為不同族群。伊能將巴布拉與巴布薩分為兩個族群。移川即使承襲這項分類方式，但他在埔里聚落系統分類中，將伊能所謂的Vupuran的名稱做更改，並提到「Babusa（貓霧揀）語系族群自稱為Basagar族」的人。

就像這樣，移川在文中突然提到「Babusa（貓霧揀）語系」，但關於這名稱的由來，他並未有明確的根據。他提到：「貓霧揀社是從臺

20 移川，1931年，p.39。

21 移川非手部旁而使用木字旁。

22 移川，1931年，p.43。

中州大屯郡、犁頭店、大屯以及大甲郡大肚遷徙到現在的大肚城、水裡城、生番空。」²³所以他或許想指出，所謂的Babusa（貓霧揀語）是從貓霧揀社遷徙到埔里後的子孫們所使用的語言。但遷徙到大肚城、水裡城、生番空的不只有貓霧揀社的人，應該還有其他的社群，如西部平原的沙轆或水裡或大肚來的人，也就是伊能所分類的巴布拉。但資料中並未記載當中的差異。移川是如何思考住在大肚城的巴布拉的人與從貓霧揀社來的Basagar的人之間的關係呢？另外一點，移川雖然有提到Basagar，但他沒確認「Basagar」是否為族群的名稱。

2、小川尚義的分類

小川尚義、淺井惠倫的語言分類是日治時期最重要的語言學研究。

小川在《臺灣高砂族傳說集原文》的總論中將臺灣中部平埔族的語言做了以下的分類：

- 3、巴布拉（Papora）。以前被使用在沙轆、大肚等地，而使用這語言的族群一部分遷徙到埔里，這個語言是（2）的道卡斯與（4）的巴布薩的混合語。
- 4、巴布薩（Babuza，正確而言是Babuza）。以前被使用在彰化、社頭、西螺等地，也就是大肚溪到濁水溪以南之間，使用這語言的族群，一部分遷徙到埔里。此語言相當於蘭人的Favorang語。²⁴

但諷刺的是，移川所謂巴布薩（Babusa）語族的人所使用的語言，在小川的分類中被稱為巴布拉（Papora），另一方面，伊能所謂的Papora，小川稱之為Babusa。其根據是，在這語言當中，將人以babuza的語言來呈現。也就是移川命名為「Babusa」的語言並不是Babusa，取而代之的是，非Babusa的被稱為Babuza。後面會提到，大肚城居民對於民族名的混亂、混淆原因，應該是來自於從移川所突然命名的「巴布薩語」，到語言學者小川所命名的「巴布拉語」這段時期。

²³ 移川，1931年，pp.38

²⁴ 小川尚義·淺井惠倫，1936年，p.4。

小川在《傳說集》中的敘述，並非是針對居住在遷徙地埔里的民族所進行的分類說明，因此他未提到大肚城的居民是說哪種語言。而且也未明確記載遷徙到大肚城的貓霧揀社居民的語言。但埔里大肚城的人遷徙到埔里之前所住的區域，是沙轆、大肚（大肚溪以北）地區，屬於巴布拉語的範圍，而與之不同的是住在大肚溪以南的人使用的語言是荷蘭時代的Favorang語即是巴布薩語²⁵。但之後發表於1944年的〈インドネシア語に於ける臺灣高砂語の位置（臺灣高砂語在印尼諸語的地位）〉²⁶當中，小川將貓霧揀社涵蓋在貓霧揀族裡面。小川提到，他從在大肚城裡使用巴布拉語的大肚社老人那進行語言調查，同時也提到主要使用Favorang語的是在貓霧揀社。

Babuza（正確而言是Babuzaga），荷蘭人所謂的Favorlang指的是這個語言。這語言以從前的臺中中南部、犁頭店的貓霧揀社babusak為中心，這是在大肚溪與濁水溪之間的平地所使用的語言。²⁷

從這敘述可以看出地理上的矛盾，也就是認為貓霧揀社是分佈在大肚溪以南到濁水溪以北，且使用Favorang語的語言族群之中心。

3、淺井惠倫、中村孝志的見解

從更早開始，淺井惠倫與中村孝志就以各自的方法，呼籲要注意小川區分巴布薩與巴布拉想法。淺井在〈熟蕃語言的調查〉中，對於在埔里各部落的語言調查，提出以下結果。

從得到的資料來看，林仔城才是Favorang語，自稱為Babuza的大肚城語言並非Favorlang語（小川尚義已證實林仔城語、萬斗六語與Favorlang語是相同的，但Babuza、Babuzaga）Favorlangh的證據事實上是相牴觸的）。²⁸

25 小川・淺井，1936年，p.4。

26 小川，1944年，pp.458 - 459。

27 小川，1944年，p.459。

28 淺井，1937年，p.5。

但是淺井在這份報告之後又提出：「今年一月淺井助教授在埔里正式開始調查大肚城的巴布薩語時，發現了有能力的傳承者－阿緞。」²⁹也就是說，在此階段，淺井只能指出所謂的「大肚城語言」，並非是荷蘭文獻中的Favorang語，並對小川所說的「Babuza、Babuzaga」（自稱為大肚城語言）是Favorang語的說法，提出否定的見解。但淺井並未明確表示，自稱為Babuza的大肚城語言為何，且照舊沿襲「大肚城的巴布薩（Babuza）語」的說法。也就是說，此時他無法下結論說，大肚城的語言「並非巴布薩（Babuza）語」。

歷史學家中村孝志對於小川所指出的，Favorang語即是貓霧揀社的語言的見解，持有以下的看法。在17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戶口調查表中，除了Favorlangh之外，還出現Babousack³⁰、Babosak³¹等原住民部落的名稱。中村提到：「在臺灣中部以頑強聞名的Favorang蕃社，正如小川尚義教授的見解，無疑地與哈巴魯斯字典或菲爾特雷依特的禱告文中所能看到的特魯米倫是一樣的。就這張表來看，因為Babusak社已經存在，所以關於教授所提的Favorang貓霧揀（Babusak）的說法，有必要再進行討論。」³²也就是說，除了Favorang部落之外，還存在著Babusak部落，所以要避免混淆。

在被保存於AA研的小川所整理的筆記【OA045（3）】裡頭，有藉由資料探討大肚城語言與巴布薩語是不相同的部分，且淺井在筆記裡頭，將被認為使用巴布薩語與巴布拉語的區域，也就是臺灣中西部到埔里這一帶的蕃社名單，一一地以△×的記號，標示是使用巴布薩語或巴布拉語。在筆記裡的蕃社名單中，將杉山文修所採集的貓霧揀社語言資料，以×記號來表示巴布拉語。【OA045（3）】後頭有整理出山杉在埔里調查到的「貓霧揀社（埔裏社）」語彙一覽表，當中也記載著被認為是杉山從報導人潘英武那聽取到的內容。這整頁曾被打上大×號消掉，上頭寫著「編入道卡司」。這看來是小川計畫將這部分編到其他名

29 淺井，1937年，p.56。

30 中村，1936年，pp.56 - 55。

31 中村，1937年，p.193。

32 中村，1936年，p.58。

單，但至少單就收錄杉山名單的過程來推測的話，小川應該是考量到大肚城所使用的語言為巴布拉語，所以才會判斷是巴布拉。但這項研究成果，小川自己未曾公開。

X = papola Δ = Babura

件			
X	1. 貓霧揀社番語	杉山 (129. b)	Teakos 1
Δ	2. 半線社番語	杉山 (132. c)	2
X	3. 大肚社番語	杉山 (128. b)	3
Δ	4. 乃斗六社 " "	小川 (131. b)	4
Δ	5. 半線社 " "	小川 (132. b)	5
Δ	6. 馬芝蓬社 " "	小川 (132. c)	6
	7. Babura 分布		7
	8. 埔里平原 / 邊界	伊能	8
X	9. 東螺社 / 梅仔脚 / 大肚 / 水裡 / 沙車 / 鹿港 / 比較	(130) (131) (128) (129) (128. c)	10.
Δ	10. Favorlang 語	Imbault-Huont	24
Δ	11. Happarus Dictionary	2 出外地名、人名	24
Δ	12. 馬芝蓬社 / 大武郡社 / 番語	小川 (132. c) (132. d)	26
Δ	13. Favorlang Numerals, Lacoperari	Bader Gullwik	29
Δ	14. Favorlang Vocabulary, "	Ballock	30
Δ	15. " "	Gabelentz	33
Δ	16. " Lord's Prayer	Verstraet	36
	17. Psalmanazar's Fictitious Version		37
	18. 埔里社居住人口		39
X	19. 乃斗六社 / 東螺社 / 番語	小川 (131. b. 2-63) (130. c)	39

貓霧揀社番曲與巴布拉族——淺井惠倫臺灣影像資料探討

圖2 小川筆記【OA045 (3)】AA研典藏

Taokas = 入 1 /

4] 猫窟棟社(補尾社) 松山文修 [129.6]

Rapola = 倉 漢英武 67才, 12人の町
 三年前 龍岡井附(5町) 来り 其頃 補尾
 社の 眉 苦及 補番 1 毛 平地 以 文 汗
 の 1 17, 水裡社 毛 日 決 1) 云

1.	tal
2.	mia
3.	tuou
4.	mipat
5.	rima
6.	rum
7.	pitu
8.	bahlu
9.	misiea
10.	tie
目鼻	massa
口齒	nut
眉	yobey
耳	lebiss
手	sophr
拇	sazina
指	rima
	mutu

圖3 小川 簫記【OA045(6)】AA研典藏

繼淺井調查後所發表的小川論文中，並未反映小川的調查結果。前面曾提到，在1944年發表的〈臺灣高砂語在印尼諸語的地位〉³³當中，反倒是將貓霧揀社含括在貓霧揀族中。也就是說，小川將主要使用Favorang語的語言團體中，放入貓霧揀社。小川似乎未加以思索，中村曾提到的不要混淆Favorang與Babusak社的看法³⁴。但也正因為是藉由自稱，來將語言命名為巴布薩（Babusa），所以才會讓小川混亂吧。〈貓霧揀社番曲〉後來演變成被認為是巴布薩語文本的理由，正反映了先前的人類學家或語言學家，對於巴布薩語與貓霧揀社的關係並未進行充分探討。

4、馬淵東一的種族分類

繼宋、劉論文發表的兩年之後，馬淵東一在日本發表的論文中，將平埔族的民族分類進行以下的規定。

巴布拉族（Papora或Paposa族）這相當於伊能、粟野兩人所提的“Vupuran”（《臺灣蕃政志》），根據小川教授的說法，巴布拉語是巴布薩語的方言混合道卡斯語和其他的語言而成。

巴布薩族（Babuza族Babuza族）相當於伊能、粟野兩人所謂的“Poâvosâ”（《臺灣蕃政志》）。但在伊能、粟野兩人放在《臺灣蕃人事情》中的地圖「臺灣西部平原中的平埔族的舊址」，將Poâvosâ的分布地區視為北斗、鹿港方面，將阿立昆的分布區域放在臺中、彰化、南投方面，相對於此，在《臺灣蕃政志》295頁中，Poâvosâ是在彰化方面，而Arikun則在南投方面。因為平埔族的分布區域經過多次變動，因此就時代而言無法一言概之。但鑑於小川教授的研究，Babuza（poavosa）是分布在北斗、鹿港、彰化方面，而Arikun（後敘的洪雅）則分布在南投方面以及以南，而我們可以推測在臺中附近形成Papora、Babuza、洪雅以及後述的Pazzehe（拍宰海）的接觸地帶，而小川教授也

33 小川，1944年，pp.458 - 459。

34 中村，1936年，p.58。

將在荷蘭時代紀錄中的Favorlangh比定為Babuza。³⁵

馬淵依據伊能、粟野的分法和小川的語言分類來將Papora與Babuza進行族群分類時，對於洪雅與巴布薩的分界，他採取小川的看法並進行若干修正。而他推測出在臺中附近形成Papora、Babuza、洪雅以及Pazzehe（拍宰海）的接觸地帶，但關於巴布拉的領域與巴布薩的領域，他刻意避開詳細描述。但馬淵製作的民族分布圖中，有標示巴布薩與巴布拉的界線³⁶。地圖中都標示巴布拉的區域是在大甲溪以南、大肚溪以北，而巴布薩的界線則是面向臺中市的大肚溪以北，界線更加往上，也就是說巴布薩的界線在超過大甲溪的北方，總而言之，在馬淵的地圖中，貓霧揀社附近的領域被放到巴布薩族的範圍。馬淵自己避開定論但卻進行仔細的描述，他雖然沒有明講Papora、Babuza、洪雅各族的領域、界線，但從這兩個地圖來看，馬淵也推測在臺中附近有巴布拉之外的民族。

在民族學、歷史學的領域中有何看法。劉在1958年出版的《南投文獻叢集（六）南投縣沿革志開發篇稿》當中，解說伊能嘉矩基於1897年的調查中所提出的埔里平埔族既有語言的使用狀況與基於漢化程度所進行的分類，並提出巴布拉與巴布薩的分類名稱³⁷。在當中，劉沿用小川的見解將伊能分類中所謂的Vupuran稱為「巴布拉族」。「巴布拉」是目前也被使用的巴布拉族的中文，但當中並未出現貓霧揀社的名稱。

劉在同書中關於埔里平埔族的分布，他邊參照伊能的研究並加上自己的調查結果，做成一覽表，當中紀有1958年當時的社名與舊社名，還有人口、戶數的記載³⁸。在這當中，關於大肚城庄〔部落名〕，他提到大肚社與貓霧揀社是舊社名，並說「伊能僅作大肚社，誤矣，貓霧揀社番迄今仍存」，他舉出，不僅是大肚社，從貓霧揀社遷徙來的人也還

35 馬淵，1954年《民族學研究》，收錄於馬淵1974年p.265。

36 馬淵的高砂族種族別分布圖說明（馬淵1974年，p.271）、高砂族種族分布圖（馬淵1974年，p.253）以及圖1高砂種族分布圖（馬淵1974年，p.508）。

37 劉枝萬，1958年，pp.95。

38 劉，1958年，p.86 - 90。

住在這³⁹。

在那之後的戰後民族分類當中，都基於日本時期的研究，認為大肚城的人使用Papora語，同時也將伊能所謂的Poavosa族群標示為「Babuza族」（中文寫法「貓霧揀族」或「巴布薩族」）。此外關於貓霧揀社，則是將伊能所謂的Vupuran，也就是被視為巴布拉一部分的大肚社及水裡社分開，而將此包含在「貓霧揀族」中，就如移川基於〈承管埔地合同約字〉的資料指出，「大肚社、水裡社」的人一同遷徙到埔里，在那建設大肚城、水裡城、生番空⁴⁰，因此大肚城的人是由巴布薩族與巴布拉族所形成。

但以上的分類都是從幾個有限的單字來推測的。

語言學家Raleigh Ferrell於1969年發表”*Taiwan Aboriginal Groups: Cultural and Linguistic Classification*”⁴¹當中，針對原住民族語言、民族分類進行考察，書中提到臺灣北部及西部平原的漢化原住民的分類時，他設定了「低地文化複合」的範疇，並敘述其特徵。

這用語指的是，在臺灣北部以及中西部平原，原住民族的模糊分類。這些人較其他的由文化複合形成的各種民族較少被人所知，因此我們可以了解，或許將他獨立成一個族群並沒有什麼好處，這些民族族群所使用的語言（Favorang、雷朗、Papora、洪雅、道卡斯、拍宰海、賽夏、邵——全部是Paiwanic I的語言），除了最後三種其他都消失了。只有Favorang語很幸運地被紀錄在17世紀的荷蘭辭典與文本中…（省略）…至於雷朗、Papora、洪雅，我們手邊只有少數零星的單字，這些單字雖然足夠顯示這語言是屬於Paiwanic I，但我們無法充分確定那些是別的語言，還是僅是這個區域的方言而已。⁴²

「關於文化方面的資料，也不見得好到哪裡。關於Favorang的部

39 劉，1958年，p.88。

40 移川，1931年b，p.38。

41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Monograph No.1。

42 Ferrell，1969年，p.48。

份，在17世紀荷蘭資料中只有零星的描述，我們的知識幾乎只有Happart (1650) 字典⁴³裡頭的記載。關於Favorang的補充資料，還有1世紀後由黃 (1736) 所寫的民族誌記載⁴⁴，關於臺灣西部沿岸地帶多樣的集體村落，黃的紀錄給予我們很多訊息。但即使如此，他敘述集體村落的特徵方法，和語言學的區分不完全相同，有時候很難按照其特性進行分類。這是臺灣原住民族的民族界限流動性的證據之一。」⁴⁵

因此，流動性高再加上缺乏語言資料，在這樣條件下要進行語言分類時，也會有所限制。

由此看來，淺井關於大肚城語言的調查結果在未整理之下，加上埔里各個遷徙部落中的平埔族漢化、語言消失，原居地西部平原中各種民族在不同時代的流動性，這些原因造成名稱上的混亂，而關於民族歸屬的問題，在超越大肚城居民當事者們的情況下被討論，並且進行曖昧的分類。

這些混亂，即使第三本番曲原本被發現後，也無法收拾。

(二) 土田滋採集的《猫霧揀社五社番曲》

土田滋於1969年到大肚城部落進行語言調查，並收集到第三本番曲歌詞集的稿本。土田收集到的番曲稿本中的第一行寫著：「此是猫霧揀社五社番曲開」⁴⁶。

關於歌詞的內容，土田並未發表詳細的分析結果，但他在檢討語彙時，同時比較了淺井的語彙調查資料，1940年代末期劉枝萬的調查結果及他自己在1969年所得到的調查結果，而土田也檢證了大肚城語言逐漸消失的過程⁴⁷。

但土田進行調查時，是以大肚城語言並非Babuza語，而是Papora語為前提進行。語言學家Ferrell也是將大肚城語言視為Papora語，Ferrell

43 這裡指的是Happart, Rev. Georgius 1650, 'Woord-Boek der Favorlangsche Taal..' (Translated in Campbell 1896)。

44 指的為黃叔璥《臺海使槎錄》「番俗六考」當中的「北路諸番八」(1736年)的文章。

45 Ferrell, 1969年, p.48。

46 以下稱為《猫霧揀社五社番曲》。

47 Tsuchida Shigeru, 'Most Persistent Words in Vanishing Languages: The cases of PAPOLA' 1982, p463-477。

將從劉枝萬那裡得到的「Papora語彙單字表」交給土田，土田讀完後為調查Papora語而造訪大肚城。關於Papora，土田作了以下的敘述。

Papora或Vupuran，根據伊能的說法，是7臺中附近的水裡社及大肚社從前所使用的語言。但是Papora族的人於1835年從水裡社，1853年從大肚社遷徙到埔里，現在主要住在埔里的大肚城與生番崙。⁴⁸

一方面，在註解裡頭，土田將採集到「番曲」稿本的經過，作以下說明：

我在大肚城蒲阿香那進行口述調查時，包圍觀看我們的老人中，有位馮再生，約60多歲。他給我看一本用布作封面的古老小冊子（10×15公分），裡頭參雜著Babuza的歌謠（26頁），是用墨寫的。第一行可解釋如下「這是Babuza五個村庄的古老歌曲……。」馮還依稀記得如何唱，但包含他自己，沒有人了解歌曲意思。筆記中記載的歌曲與宋、劉論文裡頭的相同，但相同的音用不同的文字表示，比宋、劉的資料更短。根據我的報導人說，Babuza語和他們自己的語言不同，這些歌並非他們既有的歌，而是從Babuza那裡傳承下來的，這是他們無法了解歌曲意思的理由。或許這是事實，但對我來說，這是個藉口，聽起來好像是在跟我道歉。⁴⁹

48 Tsuchida，1982年，p.476。

49 Tsuchida，1982年，p.4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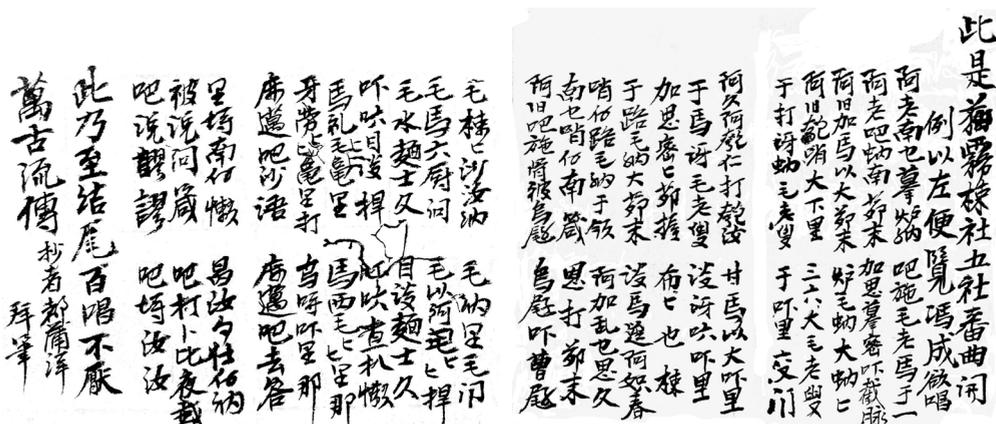


圖4，圖5（說明：土田滋藏的番曲稿本的第1頁及最後1頁、土田滋攝影）

論文中，土田利用1948年劉枝萬在大肚城採集到後交給Ferrell的單字表，以及劉枝萬用臺北帝大的問卷所採集到的大肚城Papora的單字分析的結果斷言，劉採集到的單字表中的大肚城語言是Papora語，另一方面，他認為自己發現的番曲歌詞集的內容與《貓霧揀社番曲》相同，於是他將歌詞集描述成像是Babuza語所寫的，但是論文中，土田自己最後還是沒有分析手中的番曲歌詞。而他也沒有解析劉所採集的番曲內容，所以他並沒證據說明稿本是用Babuza語所寫的。而同時，他也沒根據指出這不是用Papora語所寫的。

但關於Papora語這個語言名稱的由來，土田作了以下的解釋⁵⁰：

根據淺井的記錄，他們自稱為papulat或babusaga，而移川則說，他們自稱為basagar」，這是屬於伊能所說的Vupuran。而且「我在1969年詢問時，誰也想不出來自己的族名。也就是說這篇論文題目中的Papora這個名稱，是根據過去的文献資料而來的。小川認為，Papora原本是Babuza的方言，之後又加入很多Taokas的單字。但根據我的研究，Taokas與Babuza之間，看起來關係很接近，但Papora與Hoanya也好像關係很接近，Babuza這個名稱與Babuza族的關係，因此我有點被搞混。⁵¹

50 Tsuchida, 1982年, p.465。

51 Tsuchida, 1982年, p.465。

土田提醒大家留意，Babuza的名稱與Babuza語的關係相當深厚，但他未在名詞的混淆上打上休止符。李壬癸在引用土田論文的文章中，基於自己語言分類的想法，作以下敘述：

根據多數的文獻，這村的語言是巴布拉，而巴布拉屬於猫霧揀，猫霧揀又有些像Favorlang（法佛郎）。根據本人的發音人，猫霧揀跟他們自己的語言不同，是不同的方言（或語言），那些歌不是他們自己的歌，而是猫霧揀的歌，因此他們不懂什麼意思。⁵²

李壬癸的解釋中提到，Babuza族與Papora族遷徙到大肚城，他們說著不同的語言（或方言），但現在已沒有會說Babuza語的人了。這個看法在大部分的戰後臺灣歷史學家等之間也都有共識，但這些都是以1944年的小川語言分類作為準則，這看法也與中文當中，猫霧揀族的說法與猫霧揀社的名稱是相同的有關。

但這些區分並不是從大肚城人的民族依歸與自我認同等實地調查中所找出來的，而是從文獻記載中研究者們的見解所推論而出的。但猫霧揀社番曲的文本是使用什麼語言，這個重要的問題一直被忽視。關於Babuza語與Papora語的資料，近年已被整理出來，但三個版本的番曲（淺井採集、劉採集、土田採集的文本）是用什麼語言記載的歌詞集，到目前為止還沒有語言學家針對這問題進行分析。

（三）對於《猫霧揀社番曲》的疑問

但最近簡史朗嘗試從歷史學、民族學的立場來再度探討《猫霧揀社番曲》的內容⁵³，在檢討劉枝萬採集的《猫霧揀社番曲》的內容後，簡史朗評論說到，這不是Babuza族的番曲，而是Papora族的祭祀歌謠，這項研究是最早嘗試比較歌詞集的內容與翻譯，並將用漢字寫的音對照土田的Papora語的語彙資料的研究。這項研究顯示，收集所有找得到的單字後，發現番曲的語彙全都是Papora語。不僅如此，他透過再建構

52 李，1999年，p.111。

53 簡，2005年a, b參照。

「猫霧揀社」的史實，再仔細地再度檢證語言、民族的背景，這項手法讓簡的研究較劉的研究更加進步。

簡的主張要旨如下：住在埔里大肚城的平埔族，並不是大家所認為的Papora族與Babuza族的結合，最初只有由Papora族所構成，到大肚城墾荒開拓進到部落的人當中，也有從猫霧揀社來的人，但他們也是使用巴布拉（Papora）語，所以並非是猫霧揀族而是Papora族的一部分。⁵⁴

關於學者專家的民族分類與當事者意識問題，簡透過歷史文獻或分析「猫霧揀社番曲」的語彙，作了以下的結論：對平埔族的族屬加以分類，始於日本時代的人類學者，最主要的根據是「語言」的差異，這種以「語族」做為民族識別依據的方式，大體上也能符合民族分類的基本需求，但是對於沒有足夠語言材料可供辨識的單一、微小社群，則可能會因此而誤判。⁵⁵

簡將Babuza社的民族視為Papora族的理由如下：

- 1、從歷史文獻資料來看，猫霧揀社和大肚、水裡、牛罵、沙轆等社向來都是被畫為一個群體，有共同的歷史背景和淵源。
- 2、從社域來看，猫霧揀社和水裡社、北大肚社、中大肚社、南大肚社等社的社域緊鄰，甚至某些地區有重疊的模糊地帶，有密切的地緣關係。
- 3、從分布地域來看，猫霧揀社主要分布於臺中盆地西南側的平原丘陵地帶，在盆地南緣與大肚社緊鄰，再往南須渡過寬闊的大肚溪才是「猫霧揀族」的分布領域，猫霧揀社和猫霧揀族沒有必然關連。
- 4、從名制來看，猫霧揀社人的名制為聯名制，不論名字的發音、外觀形式或內涵均與大肚各社相同。
- 5、從語言現象來看，猫霧揀社人的通行語言是Papora語，和大肚各社所使用的語言屬同一語族。

54 簡，2005年a，pp.19 - 20

55 簡，2005年a，pp.19 - 20

- 6、從自稱來看，貓霧揀社以Papola來稱「人和自己的族類」，而以Babusaga或簡化成Basaga來稱呼自己的村社名（地名）。
- 7、從族群認同的心理現象來看，貓霧揀社人認同的「我群」是「大肚五社——北、中、南大肚社、水裡社和貓霧揀社」。
- 8、從族群關係來看，貓霧揀社和巴宰族的岸裡社雖然親密友好，但是真正的社群關係卻是立基於以大肚社為主的「Papola拍瀑拉」認同。⁵⁶

關於結論中5的部分，簡作以下敘述：

關於上述問題，後來接續進入埔里鎮大肚城做語言學採集和研究的土田滋做了進一步的釐清。土田滋在1982年發表的文章中曾有詳細的敘述，他在大肚城也收集到一本和劉枝萬採集的同式樣、內容的歌本，而且進一步將早期淺井惠倫、劉枝萬和他自己所採集到的字彙整理成對照表，一共得到197個單字，確定「貓霧揀番曲」中能辨認的詞彙都是Papora語（拍瀑拉族語），並非原先模糊認知的Babuza語（或稱Favorang語）。換言之，歷史過程中曾經在大肚城通行使用、而且行之於每年例行祭祖儀式的語言是Papora語，最重要的是確認「貓霧揀社」使用的語言也是Papora語，並非所謂的Babuza語。⁵⁷

簡雖然這麼認為，但他對土田的分析未免稍有誤解。因為如先前所述，土田分析的資料只有經由Ferrell而得手的Papora字彙表和字彙表的底本，也就是劉枝萬透過實地調查所採集的字彙資料，而《貓霧揀社五社番曲》的字彙並非土田的分析對象，而Papora單字表的底本也就是劉採集的單字資料，是根據臺北帝大所作的問卷，而對在大肚城進行語彙相關調查所得到的結果，並非是從《貓霧揀社番曲》所抽出的單字⁵⁸，因此土田自己並未辨識番曲是用何種語言所寫的⁵⁹。不但如此，關於

56 簡，2005年a，pp.19 - 20。

57 Tsuchida，1982年，p.17。

58 Tsuchida，1982年，pp.463 - 464。

59 關於這點直接向土田氏進行確認。

第6點，在參考簡的其他論文後，我們必須提出以下的意見。在〈發現巴布拉族《猫霧揀社番曲》中的若干問題〉⁶⁰中，簡針對猫霧揀社與 Babuza 族作了以下的意見。

現在學界一般認為猫霧揀族主要分布在彰化縣的沿海平原丘陵一帶，往南可以越過濁水溪到達南岸的西螺鎮，前述的 Favorang 社的位置已經更南到達雲林縣的褒忠鄉了。則從現在的彰化到雲林沿海的平原丘陵地帶都是講「Babuza 語」的平埔族。而稱他們為 Babuza 是因為這一大群的人「對人的自稱」都是 Babuza 或相近類似的發音，所以為了分類方便的關係，就給了他們「Babuza 族」的族稱。⁶¹

Babuza 族的名稱是根據當事者們對外的自稱，相對於此，在《猫霧揀社番曲》中，他們又是如何稱呼自己呢？事實上在歌詞中有出現「papola」的辭彙，簡也注意到這一點，毒阿火將歌詞中的「papola」一詞翻譯成「蕃人」，而劉枝萬在註解中提到：「他們用漢語自稱為「番人」、「番仔」，而稱高砂族為「生番」以作區別。」⁶²簡在沿用劉枝萬分析的歌詞再加上探討第16句到21句的內容後，做了以下的翻譯：

- 16、（你們是）什麼樣的巴布拉（人）？說的是什麼話？
- 17、想知道巴布拉（人）的語言哪些才是巴布拉（人）？
- 18、如果我們社裡失去了歌，
- 19、也沒了語言，將來怎麼會變好呢？
- 20、要做個好的社和巴布拉（人）。
- 21、會唱（祖傳的）歌，人人稱讚。⁶³

關於歌詞內容，簡的看法如下：

60 簡，2005年 b。

61 簡，2005年 b，p.5。

62 宋·劉，1952年，p.20，注2。

63 簡，2005年 b，p.6。

歌詞裡呈現出來的事實是猫霧揀社「人」的自稱為Papula，依學界為民族命名的規則，猫霧揀社人的族稱確應為Papula——亦即「巴布拉」。至於番曲中稱自己的本社名為iovan hazovan或hazovan，意指「大肚社」，伊能嘉矩於明治32年（1899）《蕃情研究會誌》第二號報告〈埔里社熟番〉中也記載著「大肚社蕃人自稱 hazovan」，若故純粹以歌詞的內涵來論斷，我們很訝異地發現猫霧揀社除了以「Papula」當做人的自稱之外，做為頌祖曲內容的主體者竟然是大肚社——「猫霧揀社番曲」其實是「大肚社番曲」。⁶⁴

但根據土田編的Papora語字典〔土田1982〕當中表示「人」的Papora語的讀音是so、so'o、sou等，Papora出現在族民〔自稱〕當中，因此正確來說應該是民族的自稱⁶⁵。就土田編撰的字典來看，Papora族的民族自稱當中，除papola、papulat、vupuran之外，還有babusa、babusaga等。這點和Babuza民族的自稱babuza、babusa、mabuza、hinapavosa、paposaga等有一部分相通，但Babuza語和Papora不同的是，民族的自稱當中沒有papola、papulat等語。也就是說兩種語言在「Babuza」、「Babusaga」方面有共通之處，但就目前所知，Babuza語中的民族自稱並沒出現類似「papola」的語彙。⁶⁶

在西部平原的Papora族各社與猫霧揀社之間的關係，簡指出大肚社與猫霧揀社之間的關係原本就非常密切，簡也提到只要了解這樣的背景，我們就不會懷疑為什麼在道光3年的時候，猫霧揀社與大肚三社、水裡社，共同組成開墾團隊，一起遷徙到埔里盆地的歷史了⁶⁷。而這五社的民族背景都與Papora族有關，所以必定擁有一定的歷史背景與淵源。而他們使用的語言也是Papora語，所以對他們來說，最重要的也就是「蕃人の正月（蕃人的過年）」的歌曲，也都是番曲（頌祖曲）。⁶⁸

64 簡，2005年b，p.6。

65 Tsuchida，1982年b，p.664（57）。

66 Tsuchida，1982年b，p.691（30）。

67 Tsuchida，1982年b，p.691（30）。

68 簡，2005年b，p.7。

簡根據道光3年大肚五社入殖埔里時的土地劃分表並指出，貓霧揀社進入埔里時，「大肚五社」這個大圖文中只有占15.4%。「數量共有10份，大概就是十個家戶單位，相較於其他四社，貓霧揀社確實不是主體，若再以所建立的新村社大肚城來看，貓霧揀社也只佔27%而已，鑑於歷史發展背景，前述「貓霧揀社番曲」其實是「大肚社番曲」的說法可以成立的，甚至於我們可以推論：《貓霧揀社番曲》根本就是《巴布拉頌祖曲》。」⁶⁹

但簡懷疑為什麼貓霧揀社的人也自稱自己為Babusaga或Basaga呢？在荷蘭統治之下，文字中記載貓霧揀社之後，當時被認為是貓霧揀社的村落民在荷蘭語文獻中頻繁地出現。據簡表示，原本臺灣原住民族觀念中並沒有「族」的觀念，反倒是「社」的觀念很強，這是維持生活領域最基礎的單位。因此「Babusaga貓霧揀社」是純粹的社名而已，在這個社中有大肚社人、水裡社人，每個「人」都被稱為「papula」⁷⁰。但前面也提過papola、papulat並不是人的意思。與其他的族群團體，如福建系漢族、客家、拍宰海族等相較之下的自稱罷了。

另一方面，「至於從大肚溪往南，越過濁水溪，一直到舊虎尾溪之間的另一大群人，包含了阿東社、半線社、柴仔坑社、馬芝遴社、二林社、眉里社、東螺社、西螺社、Favolang社等等平埔村社，他們是講另外一種語言，把「人」稱做「Babuza」，因而被叫做「Babuza貓霧揀族」的人群。」⁷¹

在探討貓霧揀社人自稱為Babusaga或Basaga的背景、理由時，簡探討了在番曲中出現的關於Papora族與Babuza族的空間領域相關的地名。

「番曲中具體提到烏牛欄、朴仔離、旱溪、涼傘樹等地名，烏牛欄、朴仔離是拍宰海族的社名，這兩社的原址都位於今天的豐原市區

69 簡，2005年b，p. 7。

70 簡，2005b，p. 7。

71 根據土田的字典或Paul Li Jen-kuei (2003)，Babuza語表示人的單字有cho、babosa、bausi等，當中也含有babosa。因此在Babuza語中，「人」表示人的詞彙之外，在民族自稱上也包含類似babosa、babusa等近似於「Babuza」的發音單字。而在Papora並未發現指「人」的詞彙中有類似「Babuza」的詞彙。

內，旱溪位於今太平市的西側，而涼傘樹位於臺中盆地東南緣，今大里市與臺中南區接觸的地帶。這些如果都是番曲所唱Papula族人行獵的地方，是不是意味著巴布拉族的領地曾經廣及臺中盆地的大部分？檢視岸裡社於康熙55（1716）年向清廷請墾臺中盆地北半部的「貓霧揀之野」，其實是沙轆、大肚、貓霧揀等三社的社域與其獵場。以此推論，屬於巴布拉族的傳統領域範圍應該從大肚山以西擴大到整個臺中盆地來，亦即我們現在接受的平埔族巴布拉的分布區域應該予以修正，不宜再拘泥所謂的「大肚山脈以西的巴布拉四社」的說法。」⁷²簡的這項考證，讓我們再度去思考在西部平原中各社的歷史、地理領域。

四、淺井筆記中的大肚城平埔族

（一）大肚城的人

簡史朗的研究絕非只是挖掘過去的事實，在研究背景中包含著重新探討「何謂巴布拉族」的當下問題。近年在臺灣，關於臺灣史的學術研究非常盛行，在這背景下，日本時代之後只有在學者間所進行的民族分類開始被質疑，所以簡史朗釐清大肚城平埔族的民族構成的這項嘗試，是要重新站在被分類的民族當事者的角度來重新探討何謂民族。

近年來，民族自我意識高漲，或文化復興運動愈演愈烈，政府進行民族認定的過程中，長久以來被歸類到與泰雅族或鄒族、阿美族，從一民族當中在民族運動高漲的背景之下，太魯閣、邵、噶瑪蘭、撒奇萊雅、賽德克等族群被公認為獨立的民族。在這當中，對於學者所做的民族分類質疑，並重新定義自己所屬的民族，像這樣的傾向愈來愈強，繼邵族與噶瑪蘭族的獨立被政府公認之後，高度漢化的平埔族當中也開始出現想要振興文化的人們，將這樣的現狀放到視野後，可得知當地學者開始重新將《貓霧揀社番曲》中關於民族分類的問題作為資料來進行討論，這個現象是當代的現象。

因此，解析日治時期淺井惠倫留下的照片與田野筆記，不單只是挖掘過去，對於現在在臺灣正在進行的各族群自我確認作業來說，當有新

72 簡，2005年a，p.3。

的意義。

淺井筆記中除了語言資料之外，也有關於報導人的消息與民俗記事等筆記。接下來我將解析淺井筆記中關於大肚城人的紀錄，再對照戶籍資料來探討住在大肚城人的出生地與背景。

1、大肚城報導人：高阿月與都氏阿緞

首先來看看淺井報導人的背景。出現在淺井筆記【OA005B（13）】的報導人高阿月，根據日治時期的戶籍資料來看，他出生於慶應3年，死亡於昭和15年（1867年～1940年）。他的出生年代早於戶籍登記制度之前，所以上面登記的出生日期是推測出來的，並不正確。根據戶籍紀錄來推測他的年齡，淺井拜訪他時，應該是70歲左右。

而這裡出現的「阿端」，應該是淺井在大肚城的報導人「阿緞」，漢字名字雖不相同，但在淺井筆記【OA046（10）】正面右下角，有將報導人名「都氏阿端」的「端」消掉，重新寫上「緞」，也有看到英文字atuwan。因此，阿端即是阿緞，atuwan是以羅馬字標示其讀音。

【OA43（10）】的淺井資料卡片中寫到

「熟、歷史、大肚城、
大肚城頭目是都杞，他死於50年前
阿緞是其女兒（昭13 I）」

因為是都杞這位男性的女兒，所以阿緞的姓應該是都。根據這點進行調查之後發現，戶籍上登記「阿緞」或「阿端」的女性當中，沒有姓都的，而以淺井往訪時居住在大肚城的為前提進行搜索，也沒發現適合人物，紀錄中唯一居住在大肚城的名叫阿緞的女性，無論是姓或父親的名字、年齡條件等，都與淺井的報導人不合。但是父親的名字、死亡時期、住址、年齡等條件，沒有多大出入的是一位名叫「都氏市」的女性，「都氏市」根據其戶籍可知，他生於嘉永6年（1853年），是居住在大肚城庄的都阿己的長女，之後嫁給同樣是大肚城內的蒲旺。戶籍記載，都氏住址大肚城638號，家長蒲累華是都氏市的曾祖母。

根據淺井田野筆記【OA005B（14）】，在昭和12年的資料中有

「阿端（85），6歲時由大肚遷來」，這與淺井往訪都氏市時的年紀（85歲）的紀錄一致。而都氏市的父親都阿己死於明治25年（1892年），也就是日本統治時期前的3年，（死亡年月日雖缺乏正確性）是淺井進行調查前40幾年死亡的，因此這點與田野筆記中都杞的死亡時期相差不大，因此都杞就是都阿己的看法，與淺井筆記中的記述並無很大的矛盾。

而根據【OA005B（18）】記載，「都氏atan」的女兒「hap王氏合」，筆記下頭寫著簡單的宗譜，當中記載atuan（即atan？）之子為Gon Kau，而與配偶Asiu間的孩子hap。這宗譜在經過戶籍確認後發現「王氏阿合」的女性是都氏市長男「蒲藜」之妻，而父母的名字，父親是「王恣狗」，母親為「王隊氏壽」，將父母名字用臺語唸的話為「Gon Kau」與其配偶者「Asiu」相同，但是淺井筆記中的atuan（若假設這為阿緞的話）之子為Gon Kau的這點，與戶籍有所不同。

而根據日治時期戶籍謄本來看，都氏市是死於昭和13年5月28日，根據淺井的紀錄【OA005B（18）】記載，「大肚城都氏atan」死於舊曆5月1日，而1938年舊曆5月1日換為新曆為5月29日，與戶籍上的死亡日期差一天，但根據前面各項來看，應該可以判斷都氏阿緞就是都氏市。

但因何都氏阿緞在戶籍上會變成都氏市，根據埔里鎮戶政事務所的說法，從前附近若有相同人名，為避免造成混亂，登記戶籍時即用別的名字。

2、稿本中的人：都国禎與毒英武

首先，來探討番曲寫本。【OA048】稿本雖無記載抄寫人名，根據淺井筆記得知，是高阿月所有，而題目《大肚水裡貓霧揀社番曲》雖然與劉枝萬採集的稿本不同，但裡頭文字完全一樣，只是欄外的註記不同，字體也不同，題目中寫的不是「番」而是「蕃」，因此應該是日治時期的資料，而「大肚水裡貓霧揀社」的寫法，顯示出大肚社、水裡社、貓霧揀社是一體的。

相同的說法也可套在土田採集的稿本，標題上土田採集的稿本當中，第一行寫著「此是猫霧揀社五社番曲開」，因此我們可以了解這是「猫霧揀社五社」的番曲。如簡指示，猫霧揀社五社的說法，呈現出被認為是巴布的四社與猫霧揀社之間的親密關係⁷³，在大肚城中，就資料來看，猫霧揀社的人並非獨占性地吟唱這些歌曲。

而第二行「例以左便覽馮成欲唱」與最後一句「此乃至結尾百唱不厭萬古流傳。抄者都蒲洋拜筆」，按如此筆致，非日治時期用法，可能是戰後所抄寫。⁷⁴

完成這稿本的是都蒲洋，戶籍上記載著他生於明治4年（1871年），是都阿己的三男。換句話說，謄寫《猫霧揀社番曲》的是都國禎之弟，也是都市阿緞之弟。因此，3冊稿本當中的2冊都是由都氏家族所謄寫。但在淺井收集到的《大肚水理猫霧揀社蕃曲》當中，並未標明製作稿本者的姓名。

馮成是稿本的所有者馮再生之父（戶籍中為阿成），生於明治12年（1879年）。第二行意思為《因為馮成想唱這些歌，所以寫下這些歌詞，以利便覽》，而最後一句則意味著《這是要流傳萬古，百唱不厭，自古傳承下來也要留到後代之歌謠》。

劉採集的稿本，書寫者為都國禎，關於都國禎，根據簡的見解，都國禎應該是在日本明治32年到35年之間，在契約書中頻繁出現的「代書人」，也就是今日的「代書」，簡認為他並非行政體系的指導者。這兩人都活在同一年代，毒英武較都國禎年長，因此就輩分而言，是屬於都國禎父執輩。⁷⁵

關於這點，就日治時期戶籍資料來看可得知：

- (1) 都國禎是先述都阿己的次男，生於文久3年而死於大正7年（1863年～1918年）⁷⁶，也就是說都國禎是都氏阿緞（即都氏市）之弟。

73 簡，2005年a，p.3。

74 劉枝萬氏指教。

75 簡，2005年b，p.3。

76 生年是戶籍登記開始之前的年代，因此並非正確。

(2) 毒阿火生於明治23年（光緒16年，1890年）⁷⁷，這與劉枝萬調查的事實符合。

(3) 毒英武出生年代根據戶籍可知為天保9年⁷⁸，而死於明治40年（1907年），這是埔里開始戶籍登記之後的年代，因此死亡年代是正確。

簡史朗認為，毒英武與都國禎他們擁有一定的血緣與地緣關係，兩人都是貓霧揀社頭目家系的人，但就戶籍來看，都國禎來自大肚，故與毒英武間無法確定是否有血緣關係。

3、babusaga的3個區域劃分：高阿月、都氏阿緞、江氏查媒與他們的地理認識

淺井卡片【OA43】標題為「熟 歷史 大肚城 高阿月」
熟 歷史 大肚城 高阿月

大肚城 655毒阿火方

父親生於山下的Babusaga，20歲來到埔里。

生於父親35歲時。

父親使用蕃語。我幼時，蕃語還是常用語。

根據卡片標題得知，內容為高阿月在毒阿火家敘述自己的父親，根據戶籍資料可知，高阿月之父為高阿丁，住在大肚城96號，高阿月為其長男。卡片內容為〔我的父親生於山下的Babusaga，20歲來到埔里。來埔里15年後，在父親35歲時我出生於埔里。〕Babusaga是哪個地方，在這當中並沒說清楚，卻附加「山下」的說明。

【OA005B】第13頁記載，昭和12年淺井在大肚城的報導人採訪的內容，先出現江氏查媒、玉枝的名字，之後是淺井最重視的報導人阿緞（寫作阿端）的名字，之後紀錄從阿緞採訪的內容。

【淺井惠倫筆記OA005B（14）】

昭和12年

77 生年是戶籍登記開始之前的年代，因此並非正確。

78 生年是戶籍登記開始之前的年代，因此並非正確。

7/I 大肚城 江氏查媒 (道路附近)
玉枝 (72) 聽取字彙

aromai (歌與舞也叫做aromai)

正月，並非歌曲的原意

阿端 (85) 6歲時從大肚※來

大肚庄

(原住地?) (庄名)

原住地

- (1) 上 babusaga
- (2) 下 babusaga
- (3) 北 babusaga (山腳)
- (4) 水裡社 (發音略為不同)

papulat 熟蕃 (漢人自稱)

morod 生子

※距龍井 (清) 一里處

intzi a dah my son

oman a dah 他人之子

namu a dah your son

molom a dah

全部

解析筆記內容後，可得知內容應為從報導人阿緞那聽來的。阿緞是從西部平原的大肚社來到埔里，所以其父都阿己也應該是來自大肚城，而參與抄錄番曲的都國禎·都蒲洋兄弟也應都是大肚人。他們都不是貓霧揀社的人。就番曲抄錄者是從大肚社來的都氏一族來看，與番曲有關的不僅是貓霧揀社出身者而已。這驗證了番曲是貓霧揀社·大肚三社·水裡社的人共同擁有的歌謠。

原居地4個區域的劃分，指的當為阿端住的地方和鄰近地帶。當中

除標示「babusaga」外，還標示水裡社。而且babusaga這個地方又分成上、下、北三個不同區域，而分類到北邊的babusaga即在山腳，而水裡社並非babusaga的範圍。

這裡所謂的babusaga如果是臺中盆地的貓霧揀社的區域的話，那貓霧揀社應可劃分為三個區域，但事實如何，到目前為止沒有紀錄出現將貓霧揀社分為三個區域的，另一方面，從歷史觀點來看，被稱為大肚的區域的確被劃分成三個部分。清朝光緒之後大肚堡被設定為行政區域，雖然已非上、下、北，而是上、中、下的區分⁷⁹，但建設大肚城的卻是南大肚社、北大肚社以及貓霧揀社的人。

Babusaga的發音接近Babuza，單就淺井筆記來看，這指的並非是大肚丘陵東側的貓霧揀社附近，從淺井的備忘錄「從龍井（清）距一里之遠」來看，都氏阿緞的故鄉指的應該是在大肚的廣泛範圍中，最接近大肚丘陵西側的龍井。但當中並未出現貓霧揀社的地名，而貓霧揀社事實上也不在龍井附近，因此阿緞說明中的原住民地babusaga指的應該不是貓霧揀社附近。阿緞說的babusaga很明顯地是在大肚丘陵西側的大肚區域，而其範圍雖不包含水裡社，但是包括龍井，也就是說可能是將大肚丘陵西側的區域稱為Babusaga，再將其劃分為三個區域。

淺井筆記中提到，高阿月之父高阿丁出生於山下的Babusaga，如果這個Babusaga指的不是貓霧揀社，而是與都阿緞說的babusaga是相同區域的話，那我們可以推測在大肚丘陵山腳的這塊區域與阿緞所說的「北Babusaga」是相同地點。根據日治時期的戶籍可知，高阿月出生於1867年，因此我們可以推測高阿月的父親從大肚遷徙到埔里的時間應為1830年代左右，與日治時期戶籍紀錄的時間更早。

【OA005B（8）】右頁

16、大肚城，都金鐘之女江氏查媒（76—7）

日南社 16歲 移居大肚城 家庭中有一半

使用熟仔語

⁷⁹ 根據伊能嘉矩《大日本地名辭書》。

bobat 正月

babusa，分為上、中、下（不記得）

只大肚城與水裡城還在使用

我們可以從筆記中判斷報導人為大肚城「都金鐘之女76~77歲的江氏查媒」，但調查戶籍，並未發現在都金鐘家有江氏查媒的名字，故這裡所記載的報導人當可判斷為都劉氏查媒，也就是都金鐘的母親。都國禎次男都金鐘生於1894年，淺井進行訪問時才40歲左右。其母乃都國禎之妻都劉氏查媒，上面記載生於文久元年（1861年）12月則與淺井記載的76 - 77的年齡幾乎吻合，而其死亡年月日為昭和12年2月17日。

淺井惠倫田野筆記【OA005B（14）】記載昭和12年1月7日向江氏查媒進行口述調查，但這人若是都劉氏查媒的話，那就是在過世前進行口述訪談的。從淺井筆記的記述中可讀解出「江氏查媒16歲時從日南社遷移到大肚城」，而都劉氏查媒根據戶籍記載，乃於明治10年3月由埔里的日南庄結婚入籍，這與淺井筆記的記載幾乎一致。從以上各點可知，淺井所記的江氏查媒乃都劉氏查媒，當無疑義。而都劉氏查媒戶籍的種族欄記載被塗抹掉，所以從戶籍紀錄來看的話，我們只能了解她應該不是漢民族。但日南社因為是道卡斯（Taokas）族的村落，因此我們也可判斷她是道卡斯（Taokas）族的可能性。

其次關於「在家中是一半講熟蕃語，bobat是「正月」的意思⁸⁰，babusa分為上、中、下三區域，但已記不清楚，過年活動有兩次，在大肚城、水裡城舉行」，這是說明babusa分成三部分。雖然報導人的記憶或許並不完整、明確，但從babusa這個單字回想到的是分成上、中、下三區域。從都劉氏查媒出身部落來看，她應該不是Papora語的使用者，因此並無相關知識也並不正確，但從babusa這個單字聯想到上、中、下三區域的觀點，當與都氏阿緞的出身地的相關消息脫離不了關係。

而與上述內容有關的是在淺井筆記【OA005B（15）】當中關於

80 根據劉枝萬的番曲解析，bobat指的並非正月而是曲的意思。

「Babuza」的記載。

Babuza

五社頭蕃

- 南大肚 (王田)
- 中北大肚 (山上)
- 水裡社 (龍井)
- 芎霧揀 (臺中)
- 北大肚 ()

生蕃坑有大肚蕃

雖然寫的是「Babuza」，但這筆記是確認實際上所謂的「貓霧揀社五社」的區域包括西部平原的大肚三社、水裡社、貓霧揀社等區域。這筆記是採訪上梅仔脚的阿興ahien (83) 時的一部分，並非由文獻調查的，而是由報導人那聽來的。據【OA005B (14 - 15)】，阿興生於大甲，6歲來到埔里，17歲來到梅仔脚。筆記中沒記載她是何種民族，但若出身於大甲應該是道卡斯 (Taokas) 族。另外因為與記載「夫為眉裏社」、「夫為日北社」有所矛盾，故其丈夫應該是Babuza族或道卡斯 (Taokas) 族。口述訪談中有提到阿東、眉裏、林仔城語等語言的使用狀況的筆記，而從「眉裏與林仔城語相同，…卻與大肚城不同」，所以可知這是調查Babuza語時所進行的採訪。也就是說當她聽到梅仔脚附近的平埔族語言時，覺得眉裏與林仔城語言相同，但與大肚城語卻不同。也就是說，由居住許多Babuza的部落居民那裡確認到Babuza語和Papora語的相異。

這部份筆記如果是從報導人那聽來的要點，那將成為了解當地居民地理認知的線索。也就是如簡所提出的五社密切關係以及大肚三社的位置等。(參照地圖1) 大肚三社雖然分為北、中北、南的三區，卻與以前的行政區分、名稱不同。或許這是記憶的問題，但對照現在地名時，我們可以注意到中北大肚被認為是山上，相對的北大肚 (後面的) 中並未記載地點。先前都氏阿緞提到的地理劃分中，被分類到北邊的

babusaga是在山下，假設結合這點來看，我們可以推出當地人對於地理認知的可能性為北大肚在大肚丘陵西側的山下區域，中大肚是山上的地域，南大肚是大肚丘陵南端王田一帶的，分成這三個區域。

從以上的考察我們可以指出以下的可能性。babusaga這個區域非指貓霧揀社附近一帶，而是北、南、中大肚社的區域或者社名。因此來埔里大肚城的移民當中，我們可以推測大肚社出身的Papora族也有像都氏阿緞一樣自稱為「babusaga出身」的人，而非是貓霧揀社。但關於移川記載的在埔里大肚城有自稱為「Basagar」的這項關聯性，與他們的出身地babusaga區域的關係，我們有必要再重新進行檢討。此時我們應該考慮到無法斷言「Basagar或babusaga出身者就是貓霧揀社出身者」。而且關於babusaga這個區域，我們也有必要再進行分析。去假設與到目前為止不同的範圍或更廣泛的地理範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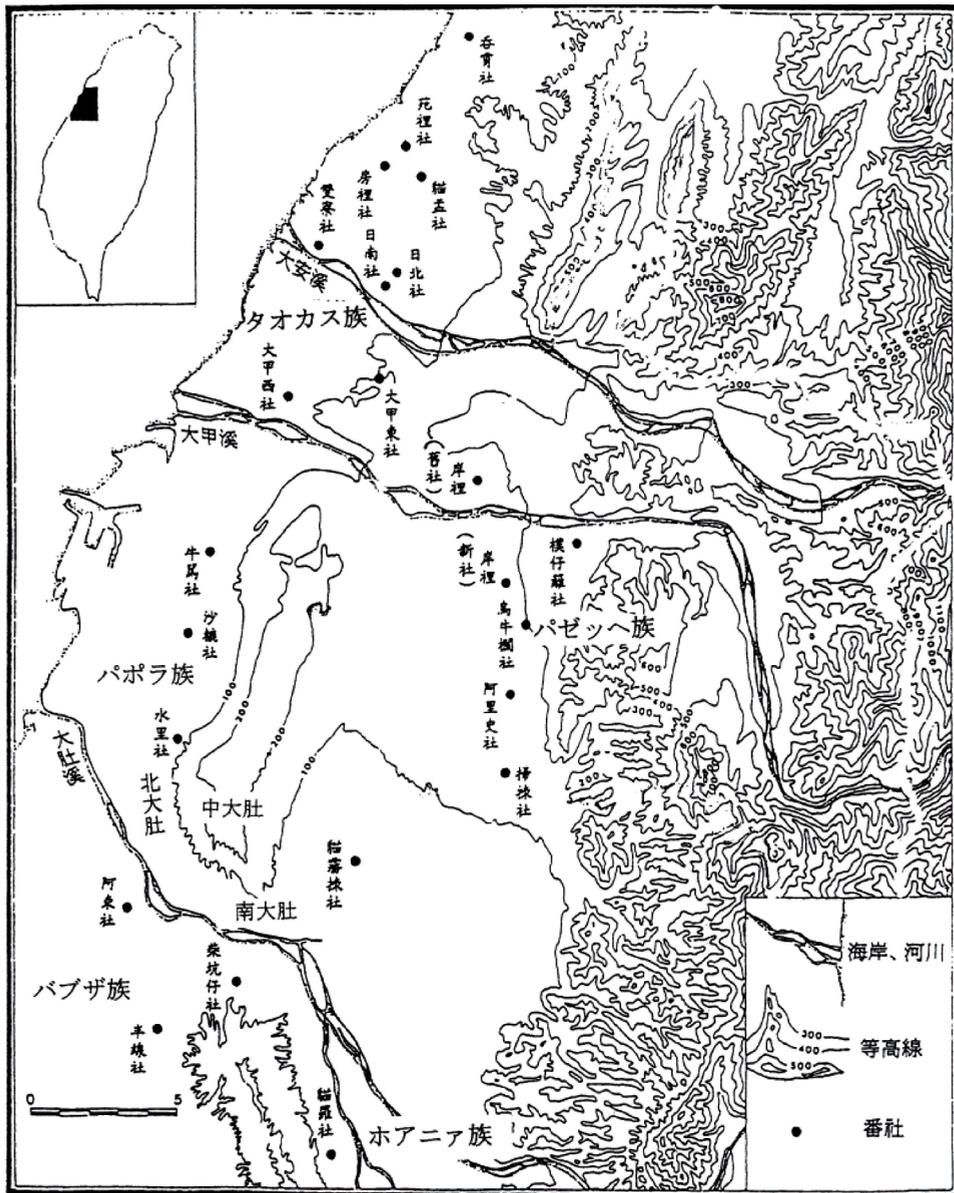
關於這點，或許我們應該去考察在清朝時代的大肚臺地東側的臺中平野，也就是貓霧揀社的社域方面的歷史紀錄，與簡史朗所指的「揀加頭地」的地名之相關性。根據簡的說法，貓霧揀社的社域偏向臺中盆地的西南方，而臺中盆地北半部原本是屬於Papora族的牛罵社、沙轆社的社域、獵場。康熙55年，岸裡社土官申請開墾臺中盆地北半部時，由諸羅縣令周鐘鍾所發布的「曉諭」中，雖然有出現「揀加頭地」的地名，但該區範圍東到大山、西到與沙轆邊界的大山、南到大肚、北到大溪、東南到阿里史、西南則到「揀加頭地」；當中「揀加頭地」的意思是「揀加上方的土地」，「揀加」也就是saga的直接音譯，就是「babusaga」的縮寫。貓霧揀社的人稱自己的番社為babusaga，而「saga頭」指的就是貓霧揀社上方一帶，簡作了這樣的推測⁸¹。

但就像淺井筆記中的推測，若考量到babusaga的區域是在大肚丘陵南半部的臺地以及臺地的西側，那會有不同的見解產生。“南為大肚，東南為阿里史，西南到揀加頭地”的說明來解釋臺中盆地北半部的地理分布的話，那就像簡所說的，若babusaga是貓霧揀社⁸²，那西南方向的

81 簡，2005年a，pp.11 - 12。

82 請參照簡，2005年a，p.4、2005年b，p.8。

解釋有些不合理。但若考量到saga或babusaga的區域是分布在包含大肚丘陵南半部的臺地以及其西側平地的話，再將其對照「曉諭」記載，則西南「揀加頭地」的地理位置關係比較整齊。因此筆者認為，就從淺井筆記中記載的babusaga的分布以及地理狀況來看，龍井往南約1里之處為北大肚（北babusaga），大肚丘陵上為中大肚（中北babusaga或上babusaga），而丘陵南端山腳區域為南大肚（下babusaga）。



地圖1 說明：部分修正施1955年p.47的圖

到目前為止所做的假設，是將焦點放在淺井的田野筆記所推論出來的可能性，當中提到的babusaga的位置，是設定在19世紀中葉Papora族的地理位置認知，但不同的時代對於babusaga、saga區域的地理認識，也未必吻合。而在臺中盆地附近的關於種族族群界線的時代變動也是不可以忽視。

以上是回顧關於番曲議論中的民族分類過程以及檢討問題的所在，並考察大肚城居民的民族歸屬。從這些推論中，我們可以得知傳承番曲的後裔是住在大肚城的猫霧揀社人與大肚社人，而兩者之歷史的與文化的關係，至為密切。另一方面，在地理位置上出現於17世紀戶口調查中的Babousack、Babosak等社與清代猫霧揀社之間的關連性，「猫霧揀之野」領域與猫霧揀社的社域之間的關連性做了一連串的推測，而在同時也指出babusaga這個名稱，至少到19世紀後半以後，在地理範圍上產生了變化。

在民族分類的最初階段，因為猫霧揀社的社名與Babuza族很類似，所以一直被認為是相同的。但Papora是族居住地的大肚三社，也被稱呼類似的babusaga的，故僅以名稱的類似性來認為猫霧揀社或大肚社就是Babuza族的村落這觀點未免牽強。原來「babusaga」與猫霧揀(babuza)指的是不同地點。而同時在babuza語中的babuza(即「人」)的意思也不相同。像這些地名或社名、民族自稱、表示人的語彙等，在不同場面出現了“猫霧揀、babusaga、babuza、babuza、basagar、Babousack、Babosak”等類似發音的語彙出現非常多，這也正是反映了Papora族與Babuza族，他們在言語、民族、歷史、地理等各方面中彼此關係的複雜性。除了這些語彙之外，在本論文中尚未檢討的單字從Favorlang到Poavosa或Babuza，還有Vupuran到Papora等包含語彙間音域變化的規則性分析，還有語言學、歷史學等包含這些廣泛視點再來做慎重的整理，將每個語彙的意義內容仔細地去分析，我認為這非常重要。

伍、結論

2005年12月南投縣埔里鎮大城社區發展協會·大肚城文史工作室印製了簡的論文〈貓霧揀社非貓霧揀族——拍布拉族與貓霧揀族之析辨〉，當中提到這篇簡的論文原本是同年在靜宜大學人文暨社會科學院舉辦的「『人文、社會、自然與藝術』跨領域整合系列研討會」的會議論文。大肚城文史工作室的版本除了論文之外還有序論，這是由Papora族大肚社·埔里鎮大城區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張麗盆所寫的，當中將敘述以下的看法。

生為拍布拉族大肚社的後裔，從小進進出出在這個生活區成長，雖然年輕時因日治、國民政府教育的影響，我一直不知道自己血緣、身份的真實一頁；可是，我一直以大肚社長輩的組織性、團結性為榮，並且發現他們的組織性、團結性好像是與生俱來的一樣，和其他社區大大不同。解嚴帶來近十多年臺灣本土族群研究的風潮，拍布拉族（拍瀑拉族）、大肚社、水裡社、沙轆社、牛罵社等研究陸續出現，在大肚城發現的牽田曲的用名卻是「貓霧揀社番曲」（宋文薰、劉枝萬），不少學者專家主張大肚城是遷徙時就有拍布拉族、貓霧揀族（即巴布薩族，臺語音相近）混居。身為族群中人，我知道其中有誤；但是，著急卻無力。……我體會到許多對本土族群的混淆記載相當嚴重，並且可能族群中人比較有責任心努力來解套；但是，年過半百的我，所學所做哪有這份能力，因此，解析貓霧揀社屬族的意念和壓力，常讓我在午夜夢迴著急不已而輾轉不眠。……「貓霧揀社非貓霧揀族——拍布拉族與貓霧揀族之析辨」一文在簡史朗老師嚴謹考證下完成，身為拍布拉族大肚社後裔，我滿心感激。⁸³

到目前為止的研究都是站在研究者的觀點進行民族分類，但基於當地居民的民族自我認同意識所進行的分類，不能說已經做了足夠的嘗試。特別是漢化很深的平埔族，在這方面的傾向更強烈。其原因之一是他們幾乎喪失了民族集體凝聚力，而分散、融合在漢族社會中的平埔

83 收錄於簡2005年a序言。著者譯。

族，就光從表面來看，他們喪失了固有的語言、文化。到目前為止研究者所進行的分類中，大肚城平埔族系住民是由Babusa族和Papora族這兩個不同民族所組成，但就像張在序文中所提到的，即使僅是一部份，但在大肚城居民中，還是部分的人對於此分類抱持著模糊的否定感。對於這點，從研究者方面來看，應該要再去重新思考並給予尊重吧。臺灣民主化之後，人民間的「族群」意識高漲，因此人們重新意識到自己身為原住民的背景。張的序文可以說是以這樣的社會潮流為背景所出現的。

那當相同村落混合不同民族時，在其子孫之間如何能夠保持著何種自我認同呢？在此我要透過提出，在各移民村落的臺灣平埔族的例子，他們雖然是使用不同語言的族群，但過著團體的共同生活，我想藉此來思考混居所帶來的自我認同方式。

從前筆者進行調查的花蓮縣新社村中，住著從宜蘭平原那從清朝時期遷徙過來的噶瑪蘭族子孫，在這當中也混雜著與之不同語言系統的巴賽語系的哆囉美遠族的子孫。筆者進行調查的1980年代中葉，在新社早已沒有純哆囉美遠族的子孫，他們都與噶瑪蘭族有混血，而使用的語言在日治時期早就消失，只剩下村落老人間還記得幾個單字而已。日常生活中除了漢語（北京語、閩南語）之外，也使用噶瑪蘭語，因此若說哆囉美遠族是已消失的民族也並不為過，但即使如此，哆囉美遠族的後裔依舊充分意識到在自己裡面混著哆囉美遠的血統。藉由新年儀式，身為哆囉美遠子孫的事實能夠被具體地呈現出來，因而形成極為排他的祭祀團體⁸⁴。

但在他們的日常生活當中，大家外觀看起來都一樣，從歷史來看噶瑪蘭族是從宜蘭平原遷徙過來，在這過程中，他們與哆囉美遠族是命運共同體，在村中相當友好且保持互助關係，我們也了解通婚是很平常的事情，而頻率也相當的高。雖然如此，哆囉美遠的語言並未被傳承，而村民自己也一直意識到他們擁有稍許不同出身的民族。但在生活上，到目前為止也幾乎沒有什麼影響，且在村落中漢民族佔多數的現象並未發

84 清水，1987年、2004年。

生過。也因此，在維持族群自我認同時是有幫助的。在很多的臺灣平野地帶會看到，當原住民處於漢民族壓倒性的政治、經濟優位下，他們會被另眼看待而隱藏自己身分並進行漢化。與此不同，在上述例子當中，我們可以發現哆囉美遠族與噶瑪蘭族在彼此處於對等的關係中，意識到彼此的不同。

但在埔里盆地這塊平埔諸族進行集團入植且進行開墾的地方又是如何？在埔里湧進大量漢民族之前，平埔各族在狹窄的盆地內，站在彼此較對等的立場，且藉由契約制度很整齊地分割土地，且認同為了開拓而進行土地利用，這群移民皆站在同地位。平埔族很多都以出身地別來形成聚落，這裡頭也有部落是由多數的民族所構成。當漢民族入植者急速增加，成為壓倒性多數族群之後，雖然平埔族的社會地位趨於弱勢，卻未變得像其他區域一樣的極端，但這也可以說是埔里的特色。就這點來看，埔里具備了能持續意識民族差異的有利條件。但雖說如此，早在他們入植前就已漢化很深，且原有的語言、習俗也所剩無幾。

在這些聚落中的大肚城又是如何？就如許多研究者表示，在大肚城Papora與Babuzag這兩種使用不同語言的集團，真的能夠共存嗎？根據小川的看法，Favorang (babuza) 語與Papora語中，在詞彙上有很大的差異⁸⁵。而根據淺井筆記【OA005B】，在林仔城等Babuza的牽田（新年舞蹈）的習俗，在日期與內容上都與Papora有些許差異。若是如此，至少對當事者來說，透過某種形式來認識彼此差異，理所當然。即使在埔里有不同的平埔族，他們共同擁有走標或牽田等過年習俗，但在日治初期為止，他們彼此都遵守著在不同日期用不同的方法來進行。

而在交往方面也並非是對誰來說都一樣。從大肚城高齡者那邊聽說，小時候剛到其他不同平埔族村莊時，會意識到自己與他們不同，這樣的印象還很深刻。即使同樣說漢語，但從詞彙使用或說話方式，臉型或氣氛來看，都覺得有不同的感覺。相對於此，和水裡城人見面時，就會有同族的感覺。其實大肚城與水裡城彼此往來密切，而相對於此，不同平埔族集團的同村居民，他們日常生活來往好像沒那頻繁。

85 小川，1944年，p. 458。

從這狀況來看，如果在大肚城部落生活的是混雜著Papora與Babuza這兩個不同的民族集團的話，那在伊能的調查資料以及淺井的田野筆記中並無向村民詢問民族差異的資料，未免不自然。在現在的居民當中，他們也未提到民族差異。即使了解有像毒英武這樣是出身於「猫霧揀社」的人，但居民自己也早已不再強調與Papora之間的語言、文化差異。如小川所說的，Babuza語與Papora語在語彙上是相當不同的語言，也正因如此，居住在相同村落卻不容易感覺彼此差異的狀況能夠形成，是件相當不容易的事。因此，若兩者已經同化到不會意識到彼此差異的話，那麼主張在大肚城中有著不同集團的意見，是很難成立。若因如此，我們更應要去懷疑移居到大肚城的Papora族與猫霧揀社出身者間，是否存在著語言、民族方面的差異。而毒阿火所說明的「這不是用我們語言所寫的番曲」，或許這顯現出從Papora語到閩南語的母語變遷結果，這使得他們竟認識到祖先的語言並非是自己現在所使用的語言。

簡指出，回顧到日治時期之後的民族分類，這僅只是在研究者之間被持續討論的。但關於議論焦點中的固有語言與民族區分的問題，還沒做到完全確認大肚城居民當事者的意識問題。針對這一點，我們應該去重新檢討過去的民族分類。

民族自我認同與其說是過去的問題，不如說是即使到現在還在持續地變化，且順應時代潮流而持續醞釀形成。對於大肚城居民在過去分類上屬於何種民族的疑問，並非是單純地基於學術興趣去挖掘過去。這關係到現在子孫本身的自我認同根源的主題，以及當下他們重新確認自身定位的活動。日治時期的調查記錄或影像記錄，對於目前這些人的期待，能提供某程度上的思考材料。就這點來看，重新整理以往記錄，並再次研判記錄內容的時期已經來臨。

由淺井惠倫攝影的《大肚水理猫霧揀社番曲》歌詞中的句子與劉所採集的《猫霧揀社番曲》是相同的，因此從簡所做的語彙檢証⁸⁶來看，這是由Papora語所寫成的Papora族祭祀歌謠的歌詞集。對於自己的出身來源或過去既有文化的關心，也逐漸地出現在高度漢化的平埔族子孫當

86 簡，2005年b，pp.16-26。

中。因此，解讀番曲歌謠集的工作就賦有新的意義。當我們在看待嚴重消失既有文化的平埔族民族分類時，如果語言差異是最有力的支柱，那再加上從歌詞內容所分析出來的文化與歷史等側面觀點，我們也可以期待從未曾重視過番曲的語言學領域，來重新探討這三本稿本。

後記1

本研究調查是基於平成18、19年度（2006～7）的日本大學本部一般研究費、經濟學部個人研究費，以及三菱財團、豐田財團的研究費贊助所進行的數次臺灣調查研究成果的一部分。在實地調查時，感謝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埔里鎮戶政事務所給予許多協助，而從劉枝萬老師、土田滋老師、鄧相揚先生、簡史朗先生、張麗盆女士那裡也得到許多寶貴的指教與資料。在此謹對上述的各機關與人士表示感謝。

後記2

本研究翻譯論文是在執行臺南國立歷史博物館平埔文物調查計畫案時，將在日本發表的論文透過李文茹老師（淡江大學）翻譯，並收錄於《平埔文物調查計畫期末報告書 附錄別冊》。該報告書為博物館內部資料，在調閱使用時會受到諸多限制。為了能提供更多研究者參考指教，決定將論文部分訂正後轉載在《臺灣文獻》。策畫論文翻譯計畫與轉載本論文之際，特別感謝臺南歷史博物館各位與策劃平埔文物調查翻譯計畫有關之士、平埔文物調查計畫主持人陳文玲老師（政治大學）的協助與理解，在此致上謝意。

引用・参考文献

淺井惠倫

- 1937年 〈熟蕃言語の調査〉、日本：《南方土俗》4卷3號彙報，pp.55 - 56。
1938年 〈臺大言語學教室の平埔蕃調査〉、日本：《南方土俗》4卷4號彙報，p.35。

伊能嘉矩

- 1904年 《臺灣蕃政志》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産局。
1907年6月20日〈ファヴォラン蕃地に就き〉、日本：《東京人類學會雜誌》第279號，pp. 358 - 359。
1907年8月20日〈埔裏社の平埔蕃部落〉、日本：《東京人類學會雜誌》第281號，pp.437 - 440。
1909年 〈臺灣〉、吉田東伍監修《大日本地名辭書》第八卷（續編：北海道・樺太・沖繩・臺灣）、日本：富山房。

移川子之藏

- 1931年 a（昭和6年4・5・6月）〈承管埔地合同約字より觀たる埔里の熟蕃聚落（其一）〉、日本：《南方土俗》1卷2號，pp.11 - 19。
1931年 b（昭和6年12月）〈承管埔地合同約字を通じて觀たる埔里の熟蕃聚落（其二）〉、日本：《南方土俗》1卷3號，pp.37 - 44。

小川尚義

- 1930年 〈ファボラング語について〉、《言語と文學》1：pp.33 - 40、臺北國語國文學會編、新高堂書店。
1944年 〈インドネシア語に於ける臺灣高砂語の位置〉、太平洋協會編《太平洋圈民族と文化》上卷：pp.448 - 494、太平洋協會。

小川尚義・淺井惠倫

1936年 《原語による臺灣高砂族傳説集》、臺北帝國大學語言學研究室編、刀江書院刊。

簡史朗

2005年 a 〈貓霧揀社非貓霧揀族——拍布拉族與貓霧揀族之析辨（貓霧揀社與貓霧揀族的迷思——析論臺中盆地的一個平埔村社）〉、《人文・社會・自然與藝術跨領域整合系列研討會報告論文》靜宜大學人文暨社會科學院 pp.1 - 20。

2005年 b 〈巴布拉族〈貓霧揀社番曲〉的若干問題和發現〉、《百年的遺落與重視，2005年，南投縣平埔族群文化研討會報告論文》南投縣政府文化局主辦於暨南大學、pp.1 - 26。

清水純

1987年 〈トルビアワン族の祖先祭祀〉、日本：《民俗學研究》52卷3號 pp.234-246。

2004年 〈新年に現われる民族—トロブアン・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の殘存と發現〉、日本：《研究紀要》46號、日本大學經濟學部、pp.21 - 53。

2006年 〈タイヴォアンの民俗に関する覚え書：淺井惠倫臺灣映像資料の探求〉、日本：《臺灣原住民研究》10號、pp.149-170、風響社。

2007年 〈埔里盆地における最後の原住民：淺井惠倫・鳥居龍藏臺灣映像資料の研究〉、日本：《臺灣原住民研究》11號、pp.55-82、風響社。

施添福

1995年 〈區域地理的歷史研究途徑／以清代岸裡地區為例〉、黃應貴主編《空間、權力與社會》pp.39 - 725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宋文薰・劉枝萬

1952年 〈猫霧揀社番曲〉、《文獻專刊》第3卷1號，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Tsuchida Shigeru

1982a ‘Most Persistent Words in Vanishing Languages : The cases of PAPOLA’, GAVA PP.463-467。

1982b ‘A Comparative Vocabulary of Austronesian Languages of Sinicized Ethnic Groups in Taiwan Part I: West Taiwan’、日本：《東京大學文學部研究報告，第7號，語學文學論文集》，pp.720 - 555 (pp.1 - 166)。

中村孝志

1936年 〈蘭人時代の蕃社戸口表〉、日本：《南方土俗》4卷1號，pp.59 - 42。

1937年 〈蘭人時代の蕃社戸口表(2)〉、日本：《南方土俗》4卷3號，pp.196 - 181。

Ferrell, Raleigh

1969年 ‘Taiwan Aboriginal Groups : Cultural and Linguistic Classification’, in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Monograph No.17, Academia Sinica, Taipei。

馬淵東一

1954年 〈高砂族の分類—學史的回顧〉、日本：《民族學研究》18卷1・2號，pp.1 - 11、收錄於《馬淵東一著作集》第二卷，pp.249 - 273。

1956年 〈高砂族民族史〉、《現代地理學講座》第6卷，收錄於《馬淵東一著作集》第二卷，pp.503 - 518。

李壬癸

1999年 《臺灣原住民史 語言篇》、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Lee Jen - kuei, Paul

2003年 “English-Favorlang Vocabulary by Naoyoshi OGAWA”, Research Institute for Language and Cultures of Asia and Africa。

劉枝萬

1958年 《南投文獻叢輯（六）南投縣沿革志開發篇稿》、南投縣文獻委員會。

貓霧揀社番曲與巴布拉族——淺井惠倫臺灣影像資料探討

Festival Songs of the Babuza Village and the Descendants of the Papora People

Jun Shimizu

Lee WenJu

Abstract

Asai Erin was a linguist who had studied languages of the indigenous peoples of Taiwan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He left a large amount of photographs and field notes which he recorded through his field research in Taiwan.

Among these materials we can find precious data about the extinct languages of Peipo people in Puli basin. In this paper author investigate the manuscript of “Aboriginal Songs of Doatu Tsuili Babusa Villages” discovered and photographed by Asai in Doatu(=Datu-cheng) Village of Puli , and inquire about which ethnic group handed down this festival song.

Another manuscript of “Aboriginal Song of Babuza” was discovered and analyzed by Song Wen-shun and Liu Chi-wan in 1952. According to the studies of the Japanese linguists and cultural anthropologists, the Babuza Village was thought to be a village of the Babuza People. So “the Aboriginal song of Babuza” has been recognized as a Festival song of Babuza People.

However, recent research by Chien Shi-lan made it clear that the Aboriginal Song manuscript is written in Papora, not in Babuza. He questioned the ethnic classification of the people of Datu-cheng Village. Author based on Chien’s opinion, try to look at the matter from the different angle. Investigating Asai’s field records with the family resisters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and considering another manuscript discovered by Tsuchida Sigeru, author discuss about who were the bearer of the aboriginal song in Datu-cheng. Author also indicate that the ambiguous remarks of the linguistic and anthropological classification related to the Papora and Babuza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caused to make up the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current ethnic classification.

Keywords: Babuza , Papora , “Aboriginal Songs of Doatu Tsuli Babusa Villages” , Datu-cheng

臺灣文獻

第六十一卷第四期